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2, No. 1, 2026, pp.21-29.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60103smtun>



非自然叙事理论视角下的“时空变形”故事 ——评“烂柯记”与《瑞普·凡·温克尔》

张俊萍 (Zhang Junping), 冯泽寰 (Feng Zehuan)

摘要: 中国古代的“烂柯记”传说与早期美国文学短篇《瑞普·凡·温克尔》是比较文学中一个经典的跨文化案例。本文超越传统的主题式比较, 尝试从“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视角切入, 将二者作为“非自然时空建构”的独特范本进行剖析。两则故事的核心叙事机制均在于构建了一个“反直觉物理性”的时空模型: 主人公在短暂的主观时间内, 客观世界已历经沧桑巨变。本文旨在辨析这一高度同构的叙事时空模型, 挖掘其背后所隐含的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情感诉求——“烂柯”中王质的时间体验导向了对尘世存在的疏离与超越, 而瑞普的经历则将历史创伤转化为个人奇遇, 从而对美国建国神话中被压抑的焦虑与失落进行协商与和解, 以确立全新的美利坚民族身份。

关键词: 非自然叙事; 《瑞普·凡·温克尔》; “烂柯记”; 时空变形

作者简介: 张俊萍, 江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硕导,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小说理论, 电邮: jndxzjp@163.com。冯泽寰 (通讯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 美国文学, 电邮: 285449141@qq.com。

Title: “Spatio-temporal Metamorphosis” Tales under Unnatural Narratology: On the Tale of “The Story of the Rotten Axe-Handle” and *Rip Van Winkle*

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ese legend “The Story of the Rotten Axe-Handle” and the early American short story *Rip Van Winkle* constitutes a classic cross-cultural cas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Going beyond traditional thematic comparis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two

works as unique models of “unnatural spatio-tempo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unnatural narratology.” The core narrative mechanism of both stories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atio-temporal metamorphosis model with “counter-intuitive physicality”: within a brief subjective time of the protagonist, the objective world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vicissitud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and distinguish this highly isomorphic narrative spatio-temporal model, and explore the distinct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emotional aspirations implied behind it—in “The Story of the Rotten Axe-Handle,” Wang Zhi’s temporal experience leads to alienation from and transcendence of mundane existence; whereas Rip’s experience transforms historical trauma into a personal adventure, thereby negotiating and reconciling the repressed anxiety and loss in the American founding myth, so as to establish a new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unnatural narrative; *Rip Van Winkle*; “The Story of the Rotten Axe-Handle”; spatiotemporal metamorphosis

Author Biographies: **Zhang Junping** is a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of English from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na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specially fiction studies. E-mail: jndxjzp@163.com. **Feng Zehuan**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fro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285449141@qq.com.

小引

作为新兴的后经典叙事学重要分支之一，“非自然叙事学已经发展成为叙事理论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新范式”（Alber, et al., 2013, p.1）。它试图修正叙事学研究一直存在的偏见，将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被经典叙事学拒之门外，被视作“离经叛道”或“笔误疏漏”的反摹仿、非自然文本纳入其研究范畴。2006年，叙事学家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在其著作《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中的极端叙事》中首次提出了“非自然”（unnatural）这一概念（2006, p.1）；叙事学家阿尔贝（Jan Alber）则在《不可能的故事世界：以及如何应对它们》（2009）一作中，就如何解读非自然叙事作品提出了五种行之有效的阅读策略（pp. 79-96）；2010年，非自然叙事学的四位领军人物——理查森、阿尔贝、伊韦尔森（Stefan Iversen）以及尼尔森（Henrik Skov Nielsen）合作发表了《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模式》，正式宣告了“非自然叙事学”理论的诞生（p. 113）。

但是，非自然叙事学者们大多只剖析后现代“非自然”作品，对于早期的“非自然”叙事文本关注不够，偶有研究，也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许多早期非自然文本为主（Alber, 2011, pp.41-67）。实际上，“后经典叙事只是历史悠久的反摹仿叙事的一部分，反摹仿叙事的源头（在西方）可追溯至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和佩特洛尼乌斯时期”（Richardson, 2010, p.25），而在早期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中，“非自然叙事”也屡见不鲜。本文将从非自然叙事学理论视角出发，比较中国古代民间传说“烂柯记”与早期美国文学中的经典短篇《瑞普·凡·温克尔》，分析这两篇作品中高度同构的“非自然”叙事时空模型，并进一步挖掘“时空变形”背后所隐含的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情感诉求。

一

《瑞普·凡·温克尔》收录在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的代表作《见闻札记》中。此作改编自德国民间传说《睡皇帝》，历来为读者所乐道。故事的主人公瑞普是一名平凡的美国农夫，平时乐于帮助乡邻，却独独不愿耕种自家的农田，因此经常受到妻子责骂。某日他为躲避悍妻而入山打猎，却偶遇一群穿着奇装异服游戏饮酒的怪人。瑞普偷饮了怪人的酒，沉沉睡去。待到一觉醒来，猎枪竟已锈蚀不堪。他匆忙回家，才发现他这一睡已过二十年，家乡早已物是人非。这则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独立战争前后的美国。瑞普在入山前，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还是“乔治三世陛下的忠实臣民”；等他睡醒下山，美国已经赢得了独立战争，他变成了“美利坚的自由公民”（Irving, 2009, pp. 35-37）。瑞普一醉二十年，正好避开了战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而在与之相距万里，相隔千年的中国晋代有一则“王质遇仙，观弈烂柯”的传说，其中主人公王质的境遇与瑞普相仿。烂柯山的传说最初见载于晋虞喜的《志林》：“信安山有石室，王质入其室，见二童子方对棋，看之，局未终，视其所执伐薪柯，已烂朽，遽归乡里，已非矣。”（高洪兴，1999, p. 231）南朝梁任昉《述异记》的记载也大同小异，但增添了一些细节，说“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任昉，1937, p. 103）南北朝时期北魏酈道元因浙江衢州烂柯山有“天生石梁”一景，则将“烂柯山”遗迹作为一个地理历史概念给予准确的描述，特意在《水经注》卷四十引《东阳记》（酈道元，2007, p. 938）。此后，民间也开始流传一些相关歌谣：“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烂柯传说几经辗转流变，到唐开元二十四年，衢州刺史、信安郡王李祜在石室山洞中，“根其灵踪，将示摭实，乃斩木为局，雕木为仙。对奕森然，若峙真侣”（董诰，1983, p. 4635）。他所制的栩栩如生的仙人弈棋像则使得“王质遇仙”的传说流传更广。唐宋时期，道家干脆直接把烂柯山列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根据这一题材写下的诗篇佳作则使得这则传说家喻户晓。刘禹锡有“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添婺女光”的名句；孟郊有“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的歆歆。陆游有“还家常恐难全璧，阅世深疑已烂柯”的忧思。徐渭所作的《题王质烂柯图》，更是重现了“仙人对弈”的仙家风采。

瑞普入山打猎，误饮佳酿一醉二十年；樵夫王质入山砍柴，偶遇仙人观弈烂柯。两则故事都属于“非自然叙事”文本，因为它们均“违反了包含自然叙事、非虚构文本、现实主义作品等试图摹仿非虚构叙事传统在内的摹仿传统”（Alber et al, 2013, p. 6）。特别是在时空处理上，两则故事都表现出“非自然”特征。“非自然”，指的正是“物理上、逻辑上或人力上不可能的事件或场景。换言之，其呈现的场景或事件，必须与统治物理世界的定律、普遍接受的逻辑准则及正常人类知识能力已知的局限性这三者相悖”（Alber, 2016, p. 3）。两则故事中的时空流变，属于现实世界中的“不可能”事件；这样的时空，一般也不会出现在以摹仿现实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这两则故事的核心叙事机制均在于构建了一个“反直觉物理性”（counter-intuitive physics）的时空模型，从而造成了人物主观时间与世界客观时间的断裂。

二

这两则时空变形故事的诞生地远隔万里，前后又相距千年，但在故事情节、时空架构和叙事模式上，却极其相似：入山打猎；入山砍柴（主角进入异质空间）——遇仙童；遇怪人（遇见奇人）——含“枣”观弈；饮酒入睡（饮用或含服了异物）——斧柄朽烂；猎枪锈蚀（主人公身旁的物件难敌岁月侵蚀，暗示了现世光阴飞逝）——返乡后发现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这两则故事的相似之处首先表现在，故事中“非自然”的时间变形都是以空间“位移”为基础。故事中的“奇迹”部分都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两位主人公均是从寻常百姓处所来到深山老林。从后来他俩的“非自然”奇遇来看，这“深山老林”对于主人公王质与瑞普来说，就是“非自然”的异质空间，或者说，这里正是凡仙共享的异质空间。王质听得童子说“何不去”后“起”、“视”发现“斧柯烂尽”。“起”和“视”这两个动作意味着王质于不经意的瞬间回到凡界空间。瑞普睡醒后发现自己就躺在那个“昨日”遇到怪人的小土丘上，他循着“昨日的记忆”终于来到“那个岩石张开的开阔地，也就是九木柱游戏场地的入口处”的时候，却发现山洞入口不见了，“那些岩石现在变成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屏障”（Irving, 2009, p.24）。可以说，正是由于“位移”到这“非自然”的异质空间，主人公的“主观时间”才发生变形，与寻常人所能体悟的“客观时间”发生了巨大错位。之后的时间复位也必须借助于空间的再次位移：两人再次回到寻常处所才发现时间出了问题，世界今昔迥异。

第二，两位主人公都有遇奇人、食奇物的“奇遇”或“仙缘”，之后“非自然”的时空变形都是以此为契机。《烂柯记》中，王质入山见得仙人真容，并蒙仙人授以“枣核”，旁观仙人弈棋上百年。入山砍柴的樵夫岂止一人，况且山中风霜雨雪四季变换，又兼有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仙人对弈竟未受任何干扰，也无第二人再见此景，着实匪夷所思。可见观棋之时，樵夫王质进入对弈仙人所处的特殊时空。仙人赐下的“枣核”令王质“含之不觉饥”，使得他的肉体凡胎脱离了现世，暂驻仙境。《瑞普·凡·温克尔》的主角瑞普入山打猎，太阳落山后，偶遇一个要求他扛酒桶的怪老头，好心的瑞普依言扛着酒桶进了一个状似竞技场的小山洞。在洞中，他发现一群奇装异服的怪人正在严肃地玩着九柱戏。瑞普偷喝了几口怪人们的酒，不觉沉沉睡去。醒来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那个长满绿草的小土丘上，他就是在这儿看到那个扛着木桶的老者的”（Irving, 2009, p.22）。读者不禁想问：难道20年来瑞普就睡在那个凡间的“小土丘”上吗？其实，怪人和酒，已经让瑞普经历了“非自然”的时空。怪人的这桶“美酒”将“酒”的功用发挥到了远远超出“自然”层面的极致——一醉二十年。凭借这桶“酒”，瑞普幸运地躲过了悍妻的斥责、抚养家小的重担，还有即将到来的独立战争，最后成为村子里受人尊敬的老人。这桶“美酒”于瑞普而言，就是闻所未闻的仙酿，是他逃避妻子、逃避责任、逃避所有他不愿面对的人或事物的道具。

第三，两个故事都用主人公闲置一边的器物¹来表现现实时间的飞逝，凸显“非自然”仙界时间的神奇。《烂柯记》中，王质一局棋尚未看完，“其所执伐薪柯，已烂朽”。瑞普一觉醒来，发现他原来锃亮崭新的猎枪变成一把锈枪。可见，主人公进入“非自然”时空时，他们随身携带的器物“珂”和“枪”仍然留在现实的“自然”时空中并受到“自然时空”的“腐蚀”，变成“烂珂”和“锈枪”，因此，也成为引起两种时空对比的鲜明证据。王质“遽归乡里”，发现“无复时人”，因为已过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瑞普回到家乡之后，一些令他震惊的消息接踵而至，不仅村子里没有人认识他，而且“昨日的”好友都不见了，瑞普忍不住想：“昨天晚上我还是我来着，可我在山上睡着了，他们换了我的枪，什么都变了样。”瑞普对于时间的固有认知被彻底颠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心里面“昨日的记忆”其实已经是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事情了。“烂珂”和“锈枪”是故事中主人公所体验的非自然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分界线。

¹ 这类故事与讲述主人公携带一非自然时空（梦、仙境或未来奇幻世界等）中的物品离开非自然时空回到现实时空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如英国作家威尔斯的《时间机器》。

第四，两则故事中的时空变形都是通过对照主人公的主观时空感与主人公所处的客观时空体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王质还是瑞普，当他们身处“仙界”时依然保留着他们在凡界的主观时空感，均未体察到“仙界”的非自然时空体，时间对他们来说，感觉仅是观了半局棋或睡了一觉的时间，与平常无异，而空间，他们本人似乎就在原地（山中）未动。所谓的“时空变形”是他们回到凡界时空之后的震惊感，是“烂柯”和“锈枪”对他们的暗示，是回乡经历向他们证明的事实。睡醒的瑞普发现身边是一把“锈枪”，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怪人们换了他的枪。当眼前的高墙与“昨日记忆”里的山洞重叠起来的那一刻，瑞普才意识到，“昨晚”他饮酒的那个山洞极不寻常。《烂柯记》在描写这种时空体变化时更具戏剧性。王质听得童子说“何不去”后“起”、“视”发现“斧柯烂尽”。也就是说，“起”和“视”这两个动作意味着王质瞬间返回凡界。主人公的主观时空感似乎一直未发生变化，只是他们的身体穿梭于两个时空体中。

最后，两则故事都特别强调了时间的奇异变化。在山中，两位主人公在空间上几乎未发生位移，其身体却经历了奇迹：他们的肉体凡胎先是脱离了现世“客观时间”的时间流，之后又回归正常。现实世界里不可分割、连绵不断的客观的“真正的时间”，在这一刻似乎分裂出一条极其慢速的异质分流，“客观时间”的绵延性（伯格森，1999, p.51）遭到了割裂，被解构。“主观时间”作为分流出来的异质时间，按照与现世“客观时间”天差地别的极慢速度流淌着，二者之间发生了巨大错位。当主人公被拉回到现世，分流出来的异质“主观”时间也随之回归到了现世的“客观时间”。两条时间流之间的时间差彻底打破了“时间总是以相对平稳的速度沿着固定的方向流逝”这一常识性认知（Ryan, Marie Laure 2009, p.142）。“神仙世界的时间结构……与现实世界不同。在神仙世界里，时间的进展被以为较现世为缓而其迟缓的比例似乎又没有一定。”（小南一郎，1993, p.215）可以说，这两则故事主要是关于时间的错位与复位的故事。“这类故事的新奇动人之处，不在凡人遇仙，而在凡人进入仙乡短暂停留之后所感觉到的时间观念的巨大差异”（刘守华，1999, p.721）。这种时间流的差异，在小说中被用来制造特殊的效果。

三

当然，“不同文化语境、不同历史时期中的非自然叙事”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尚必武，2012, p.88）。因此，“任何一个对非自然的理解都必须考虑其文化语境，这样才能避免半球盲区”（Alber & Heinze, 2011, p.9），我们还要考虑“读者、作者和意图的关系”（尚必武，2012, p.88）。中美这两则故事虽在时空变形的表现上有很大相似之处，但在时空变形背后的历史语境是完全不同的，反映出来的情感诉求也迥然相异。

烂柯山的传说具有浓厚的仙道文化色彩，属于魏晋南北朝的“入山求仙”、“洞天福地”型道教故事——描写世间凡人偶入仙山、洞天经历的故事。“烂柯山”故事传承最为盛行的时期正是“道”“玄”之学盛行、隐逸之风浓厚的魏晋时期。魏晋帝王贵族尊“老、庄”，魏晋名士尚玄学。当时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政治飘摇不定，人们对社会失去了信心，于是，避世隐居、离苦得乐、叹人生短暂、求长生不老、“在时间上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的神仙思想正好契合这种心态。因为“乐而时光见短易度，故天堂一夕、半日、一昼夜，足抵人世五日、半载、乃至百岁、四千年，苦而时光见长难过，故地狱一年只折人世一日。”（钱钟书，1979, p.671）“时间幻化”就“是与神仙思想……的流行有关的，它们以时间幻化来改造，伸缩和反讽人间生存的时间状态”（杨义，

2006, p.110)。“时间幻化”连同“空间伸缩”本身就是来自“道”“玄”祖师庄子所开拓出“广远之境”和“大小年”之说。庄子认为,“广远之境”指超出人类活动方位、摆脱世间繁华与喧闹的无垠广阔的活动空间,因为,唯有超越形体,生命状态才会远离世间的压迫感、呈现出轻松闲暇感;在“广远之境”中,庄子将计算时间的单位设置为“大年”,相对于人间的“小年”。庄子《逍遥游》是这样论时间的相对性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曹础基、黄兰发,2010, pp.6-7)

此外,如王质这样的樵夫原本是升斗小民,其身份与道门并无必然的关联。然而,他在传说中被塑造成有仙缘的人、“游仙”者,他食仙人递过来的枣类食物(这也是道教所推崇的食物)。而且此人物形象在后期的演变中逐渐被纳入道教体系:“烂柯传说”流传至广东高要时,直接演变成王质归乡,复又返山,得道成仙的版本;后来的神仙传记多收录其成仙事迹,让王质得列为《洞仙传》仙真,阮肇、刘晨亦辑收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这样,传说中的人物完全变成道教仙真。

最后,这类故事中的仙人往往是静心静气、悠然自得地对弈。棋局在中国文化中、特别是道家文化中往往被当作人世的象征体系。黑白子,方寸间,变化莫测,蕴含宇宙至理,棋戏为神仙悠闲洞测世事的象征。也许,正由于故事本身所带的仙道色彩,塑有仙人弈棋像的烂柯山才被道家列为七十二福地之一。

而《瑞普·凡·温克尔》则描写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群荷兰裔后代的美洲生活故事,关注他们从荷兰臣民到英国臣民再到美国公民的历史变迁。其背景是美国初期国家建构、美洲大陆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故事一开始就写到“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小村庄,是一些荷兰殖民者在殖民早期建造起来的,正当仁慈的彼得·斯泰弗山德开始执政的时候”。主人公瑞普是荷兰裔后代,他的祖先虽然“在彼得·斯泰弗山德执政的骑士时代,以勇敢出名,并且还随着彼得围攻过克里斯提那要塞”(Irving, 2009, p.11),但到瑞普已经是与世无争、无所事事,“他是那些快乐的人之一,有些傻气,随遇而安。不管是黄面包还是白面包,只要是不费力气能抓到就行。他宁可只有一个便士而挨饿,不会为一个英镑而工作”(Irving, 2009, pp.14-15)。他因为好逸恶劳,惧怕悍妻才在百无聊赖之下躲入深山、偶遇仙人。他在山上仙界昏睡一夜,山下人间已过二十年,于是他眨眼就由英土乔治三世的臣民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故事中的非自然时空变形与“求仙”及“长生不老”没有丝毫关系,在仙界昏睡一宿的瑞普并没有像食过仙人枣核的王质那样躲过凡间时间的侵蚀,二十年的凡间岁月依然在瑞普身上留下了衰老的痕迹。这则美国故事反映出来的并非避乱求仙的情感诉求,而是对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中“自我”为“谁”的质问。故事中的瑞普回到村庄,一时无法适应变化后的世界。他身处家乡却得不到任何身份认同,于是陷入无望的困惑之中:“难道这里竟没有人认识我瑞普·凡·温克尔”,“我也变了,我已不知道我叫什么,我是谁?”(Irving, 2009, p.30)故事凸显了时代变迁给主人公带来的巨大心灵冲击和对自我身份的质问。而睡眠则象征人们面对现实变化世界的精神迷茫。入睡时,乡村是一派田园牧歌式景象,村民优游自在,相处融洽,生活节奏缓慢惬意;而醒来后,村里的人忙碌、焦躁,到处都是拉帮结派和喧嚣激烈的演说。通过对比瑞普入睡时和醒后的情景,故事向读者展现了社会的混乱和人们的无根状态。欧文创作此作的时代正是美国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他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生命个体在巨大时代变迁时的迷惘心理。

可以说，这则故事通过主人公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动的美国建国前期对“自我是谁”的质问，隐形书写了一个年轻民族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史。在这一历程中，美利坚民族的身份也逐渐得以确认。

华盛顿·欧文创作这则故事本身也属于文化寻根行为。当时美国正值建国初期，文化根基薄弱，民族文学方兴未艾，亟待创新。作为一个建国仅 50 余年的国家，美国在面对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欧洲各国时，难免心生无力，底气不足，美国文学界、评论界、文艺界都急切盼望能有美国本土特色的文学作品诞生，从而在文化上摆脱欧洲殖民者的统治。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无疑恰好响应了时代的号召，为当时还处于“蛮荒时期”的美国文学“注进了一些新鲜血液”。故事虽然运用了欧洲民间故事素材，却扎根美国民族文化和美国本土生活，确立了美国民族文学的“自我”身份和个体价值。

结论

中国古代民间传说“烂柯记”与早期美国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在时空架构上极其相似，均体现了时空变形，而且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时空变形”方面的基本要素相同，具有共通的叙述模式，表达了人类在“非自然”时空感知上的相似性。然而，“烂柯记”与《瑞普·凡·温克尔》这两个故事中高度同构的“非自然”叙事时空模型，在一个前现代的东方语境中服务于道家式的出世与超越哲学，而在另一个现代性初期的西方语境中，被用于缝合国族历史的巨大裂痕，并藉此安放一种独特的怀旧情绪。换言之，“烂柯”中王质的时间体验导向了对尘世存在的疏离与超越，而瑞普的经历则将历史创伤转化为个人奇遇，从而对美国建国神话中被压抑的焦虑与失落进行协商与和解，以确立全新的美利坚民族身份。

古今中外有大量类似《烂柯记》和《瑞普·凡·温克尔》的民间故事或神话传说，诸如唐沈既济《枕中记》“黄粱一梦”的典故、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所载的“刘晨阮肇游天台”、日本“浦岛太郎游龙宫”的奇遇，以及西欧凯尔特神话中莪相旅居长生不老国¹的传奇。当代大量的科幻电影或小说也均涉及此母题。这类主人公暂驻异境、进而遭遇时空变形。这类故事都属于典型的“仙乡淹留型”模式。非自然叙事理论为分析这类“仙乡淹留型”的“非自然”文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和行之有效的解读策略。从“非自然叙事”的角度切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非自然空间（仙山石室/状似竞技场的山洞）、非自然食物（“枣核”/“美酒”）以及非自然时间（“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错位与复位）这三者之间的协同运作机制。与此同时，在探究和比较这些“非自然”文本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文本产生时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作者意图和读者接受时的情感诉求。只有细致谨慎地审视这些方面，才能真正把握文本的“非自然性”对于文本构建和意义生成的重要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南大学基本科研计划重点项目“语言认知与跨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20JDZD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¹ 众多例子参见瑞普·凡·温克尔[EB/OL]. Rip Van Winkle [EB/OL]. [2018-06-0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p_Van_Winkle.

ORCID

Zhang Junp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5-8491-7928>

Feng Zehu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9090-5397>

References

- Alber, Jan (2009). "Impossible Storyworlds-And What to Do with Them." *Storyworlds: 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 (01): 79-96. DOI: <https://doi.org/10.1353/stw.0.0008>
- Jan Alber (2011).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Unnaturalness: A New View on Genre." In Alber, Jan & Heinze, Rüdiger (Eds.), *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de Gruyter: 41-67.
- Alber, Jan (2016).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Alber, Jan. et al (2010). "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Beyond Mimetic Models." *Narrative* (02): 113-136. DOI: <https://doi.org/10.1353/nar.0.0042>
- Alber, Jan. et al (2013). "Introduction." In Jan Alber, Henrik Skov Nielsen and Brian Richardson (Eds.),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15.
- Irving, Washington (2009). *Rip Van Winkle and Other Stories*.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 Richardson, Brian (2006). *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Brian (2010).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04): 24-31.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s.2010.04.004>
- Ryan, Marie Laure (2009). "Temporal Paradoxes in Narrative." *Style* (02): 142-164. DOI: <https://doi.org/10.5325/style.43.2.0142>
- 黄石（1999）：“烂柯山传说的起源与转变”。高洪兴编：《黄石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30-243。
- [Huang Shi (1999).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le of Lanke Mountain." In Gao Hongxing (Eds.), *Huang Shi's Folklore Collection*. Far East Publishing House: 230-243.]
- 伯格森（1999）：《材料与记忆》，肖韦译。华夏出版社。
- [Bergson, Henri (1999). *Matter and Memory*, translated by Xiao Wei. Huaxia Publishing Company.]
- 刘守华（1999）：《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 [Liu Shouhua (1999). *A History of Chinese Folk Tales*. Hubei Education Press]
- 杨义（2006）：《中国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Yang Yi (2006). *Chinese Narratology* (zhong guo xu shi xu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钱钟书（1979）：《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

[Qian Zhongshu (1979).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Vol. 2. China Publishing House.]

钱钟书（2000）：《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

[Qian Zhongshu (2000). *The Marginalia of Life*.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酈道元（2007）：《水经注校证》，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

[Li Daoyuan (2007). *Collation and Proof to Annotations of Water Canon*, Rev. Cheng Qiaoyi. Zhonghua Book Company.]

小南一郎（1993）：《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华书局。

[Kominami, Ichiro (1993). *The Chinese Myths and Legends and Ancient Novel*. Zhonghua Book Company,]

庄子（2010）：《庄子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中华书局。

[Zhuang Zi (2010). *The Annotations of Zhuangzi* (zhuang zi zhu shu), Rev. Guo Xiang & Cheng Xuanying, Proofread, Cao Chuji & Huang Lanfa. Zhonghua Book Company.]

尚必武（2012）：“不可能的故事世界，反常的叙述行为——非自然叙事学论略”，《外语与外语教学》（01）：86-90。

[Shang Biwu (2012). "Impossible Storyworld, Unnatural Narrative Act: A Study on Unnatural Narratology."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01): 86-90. DOI: <https://doi.org/10.13458/j.cnki.flatt.000448>]

任昉（1986）：“述异记”。李剑国辑释：《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548-563。

[Ren Fang (1986). "A Collection of Bizarre Stories." Li Jianguo (Ed.),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Pre-Tang Zhiguai Novellas*,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548-563.]

严绶（1983）：“刺史韦公镌外祖信安郡王诗记”。董诰等辑：《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三，中华书局：4635。

[Yan Shou (1983). "A Table Inscription on Poems of Li Yi, Duke of Xin'an, Engraved by His Grandson Wei Guangfu, Feudal Provincial of Quzhou," In Dong Gao (Eds.), *Entire Donovan*, Vol. 453, Zhonghua Book Company: 4635.]